

林生祥的創業歷程—群眾募資與音樂產業¹

林慧音²

每個人都會做夢，但做夢的方式卻不相同…那些晚上做夢的人，白天醒來，會發覺一切只是虛無。但是，那些白天做夢的人卻是真正具有攻擊性的，因為他們會張大雙眼，展開行動，並且努力讓夢想成真。

- Thomas Edward Lawrence, 1888—1935 -

壹、我等就來唱山歌

距離 1999 年出版《我等就來唱山歌》專輯，《圍庄》是 15 年後，林生祥再次以社會議題為核心的創作。雖然在 2015 年 9 月已經完成錄音工作，林生祥卻面臨沒有製作經費出版和發行雙唱片的困難處境。

其實很早，林生祥就知道自己要走一條跟別人不一樣的路。大學時期，他覺得自己不太適合台灣的唱片工業，即便有人想找他發行唱片，他的心裡面也一直抗拒著。當時林生祥知道自己不是當明星的料，他覺得他的農村背景對他影響很大。家裡以前是種植檸檬，小時候林生祥就在田裡度過，那塊檸檬田他做了好多，包括他受日本教育的祖父母，他的父母都是農民，他也體會到要成為一個明星，他的身體養成，他的文化都不適合。

1998 年年底，剛退伍後不久，當時行政院院長宣佈美濃水庫一年後動工，就在家鄉反水庫興建運動高漲時刻，鍾永豐找上林生祥。考慮三天後，林生祥決定回到家鄉，成立「交工樂隊」。1999 年「交工樂隊」分別發表《我等就來唱山歌》、《菊花夜行軍》兩張專輯。林生祥記得製作《我等就來唱山歌》就只是要趕工，趕在立法院進行興建美濃水庫表決前發行。林生祥記得 1999 年大約在 1 月 7、9 日開始錄音，大概花兩個月時間就把專輯錄完，然後在 4 月 16 日 CD 生產出來在立法院播放。結果，沒有想到作品一出來，樂評人非常驚訝，都給這張專輯很好的評價，當時樂評人認為《我等就來唱山歌》是一個新時代的創作出現。

¹ 本個案摘錄自《中山個案評論》25 卷 3 期 p.587~p.597，原題目為「群眾募資與音樂產業：林生祥的創業歷程」，著作財產權屬於財團法人光華管理策進基金會所有。

² 作者林慧音為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 本收錄庫所收錄/出版之個案與配套教材，包括文字、照片、影像、插圖、錄音、影音片或其他任何形式之素材等，均由作者獨家授權光華管理策進基金會出版，受到中華民國著作權法及國際著作權法律的保障。所有個案或配套教材的全部或部分內容都不能被複製、影印、掃描、儲存、電子傳輸、分享或公告於任何網站。

** 本收錄庫所發行之個案均為紙本套朱紅色印刷，如發現盜印或任何侵害作者智慧財產權之行為，歡迎備證來信檢舉，電子郵件：kmcccase@gmail.com，查證屬實者，備有獎金酬謝。

*** 如需訂購光華管理個案收錄庫之個案，歡迎上網查詢。網站位址：<http://www.kmcc.org.tw/>。

剛做完《我等就來唱山歌》，林生祥記得有一天鍾永豐開一台沒有牌的麵包車，轉彎時鍾永豐說：「生祥！」他很神秘地微笑看著林生祥：「其實下一張我都想好主題，就叫「菊花夜行軍」。」想了大概 30 秒，林生祥說：「好棒的主題喔！第一個有菊花，菊花是一個實際的東西；夜，有時間，它的顏色是黑的；行軍，有動作。」從「菊花夜行軍」五個字裡頭，場景已經出現了，林生祥覺得很吸引人，所以後來他們就做了第二張專輯。也因為《我等就來唱山歌》是搞反水庫興建運動的作品，第二張他們就想處理有關農村產業、農村經濟這一方面的議題。《我等就來唱山歌》，所設定的主題，基本上很大部分是圍繞農民、農村、農業的三農問題。

在「交工樂隊」時期，鍾永豐告訴林生祥：「既然社會運動的主體是美濃當地人，那麼我們就必須進入美濃當地人的文化脈絡裡頭去。」於是，他們用美濃基礎美學的根源 - 鑼鼓、嗩吶去搞音樂。林生祥覺得「交工樂隊」時期，就是把傳統樂器搖滾化的過程。但是林生祥認為也不能只是傳統的東西，還要有新的創作與傳統樂器交融，音樂形式不僅僅要跟台灣社會連結，也要和世界接軌。於是，《我等就來唱山歌》跟《菊花夜行軍》兩張專輯，呈現台灣在地傳統與西方音樂交融後的「雜交樂種」風格。

貳、《圍庄》雙唱片的挑戰

距離 1999 年出版《我等就來唱山歌》專輯，《圍庄》是 15 年後，林生祥再次以社會議題為製作軸心的創作專輯。林生祥回想起自己在 2013 年左右，在雲林海邊的一間餐廳吃飯，吃完飯後，走出餐廳抽菸，朋友指着遠方告訴他，那是六輕(台塑煉油廠)。突然間，一個紅光，碰！好像爆炸了。靠着工業開發，台灣南部換取發展的石化產業，也讓「生祥樂隊」的筆手 - 鍾永豐想把「石化污染」議題放在歌詞創作中。

對鍾永豐最大的挑戰，就是他應該要如何詮釋，這個南部人都廣為人知的空氣污染議題。於是，鍾永豐造訪台灣每一個深受石化污染的地方，他試著貼近不同的受苦者，去敘說這些身受污染痛苦無奈卻強韌的心情。2014 年 4 月左右，林生祥收到鍾永豐全部《圍庄》的歌詞。當時因為一整年的工作壓力，加上前一年身體狀況出問題，林生祥遲遲無法進入創作的狀態。2014 年底，好不容易定下心神，開始創作時，林生祥回想起在大三的時候，當他聽着 Pink Floyd 的《The Wall》時，當時他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要做出像這樣的概念專輯。這個年輕時的夢想，是時候到了，林生祥打電話告訴鍾永豐說他想要做概念雙 CD。

《圍庄》概念雙唱片的重點，聚焦在空氣污染、石化工業等人為禍害，希望透過 18 首作品，喚起更多人對環境污染的關注。在這張專輯中，林生祥的音樂創作，使用北管和龐克的元素，呼應台灣反石化業運動和廟宇文化的關連性，也突顯工業污染議題的當代性。三個月的寫歌期間，是林生祥創作生涯中最密集的階段，到了創作後期，林生祥感覺身體已經到達臨界點，精神上也極度疲憊。

這一張關注台灣土地、環境被人為污染的創作，雖然深受樂評人的讚賞，知名樂評人馬世